

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经典自然作品之一
美国中小学最受欢迎课外读本

“生态伦理之父”写给孩子们的自然赞歌
真正唤醒孩子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美国中小学最佳课外读本

The Best Classics of the Nature SOUND OF WILD

荒野的呼唤

[美] 利奥波德◎著
徐志晶◎译

美国中小学最佳课外读本

荒野的呼唤

[美] 利奥波德◎著 徐志晶◎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野的呼唤 / (美)利奥波德著 ; 徐志晶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7

(美国中小学最佳课外读本)

ISBN 978-7-5316-7073-5

I. ①荒… II. ①利… ②徐… III. ①自然科学—青年读物
②自然科学—少年读物 IV. ①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4536号

荒野的呼唤

作 者 (美)利奥波德

译 者 徐志晶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封面设计 吉光行文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4

字 数 165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073-5

定 价 30.00元

CONTENTS

目录 美国中小学最佳课外读本：荒野的呼唤

chapter
1

第一部 沙郡年纪

- 2 一 月
融雪
- 5 二 月
好橡木
- 15 三 月
归来的雁群
- 20 四 月
河水高涨 / 葶苈 / 大果橡 / 空中舞蹈
- 29 五 月
从阿根廷归来
- 31 六 月
一首关于钓鱼的田园诗
- 35 七 月
巨额的财富 / 草原诞辰

- 43 八 月
青青河边草
- 45 九 月
灌木丛中的合唱
- 47 十 月
暗金色 / 起得太早 / 红灯笼
- 56 十一月
倘若我是风 / 手拿斧头 / 坚固的要塞
- 65 十二月
动物的活动范围 / 雪地上的松树 / 65290



chapter
2

第二部 地景特质

- 78 威斯康星州
沼泽挽歌 / 沙郡 / “奥德赛” / 旅鸽的纪念碑 / 弗朗波 / 死亡
中的弗朗波
- 99 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
伊利诺伊州巴士之旅 / 挣扎的红腿
- 104 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山 顶 / 像大山一样思考 / 艾斯卡迪拉山
- 115 奇瓦瓦和索诺拉
瓜卡马亚 / 绿色环礁湖 / 加弗兰之歌
- 129 俄勒冈州和犹他州
旱雀麦当家
- 134 曼尼托巴省
克兰布依市

chapter

3

第三部 乡野情趣

- 140 乡 野
- 142 人类的闲暇
- 146 环 河
- 155 大自然的历史
- 160 透视美国文化中的野生生物
- 169 观 鹿
- 171 大雁的音乐

chapter

4

第四部 结 局

- 178 土地伦理
伦理的演进 / 社群概念 / 生态良心 / 土地伦理道德的替代品 / 土地金字塔 / 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争论
- 196 野 地
残余野地 / 前景展望 / 供休闲娱乐的野地 / 供科学研究之用的野地 / 供野生生物生存的野地 / 野地的捍卫者
- 210 环保美学



1

沙郡年记

第一部

一月

融雪

每年一旦仲冬过去，沙郡的雪就开始无声地融化，可谓悄然无声。大自然是如此奇妙，仅仅在一夜之间，那曾经堆积得厚厚的雪就融化了。积雪融化而成的雪水化成无数条清可见底的小溪在流淌着。那流淌的溪水用手轻轻地拍打着这片才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土地，将叮咚的声音传进人们耳中。夜里正在熟睡的生命被这声音唤醒，一些冬眠的动物也因为这声音而产生骚动。不信你看，原本昨天还在洞里蜷缩着酣睡的臭鼬，今天就将自己的身体伸展开来。现在，你看它不正拖着肚皮奔跑在那片湿漉漉的雪地里吗？对于这个每年周而复始地运转的世界，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它们可以说是一年中生命发出的最早的萌动。

看，一只臭鼬在田野上自由地奔跑着。它似乎对周遭的一切毫不在意。说实话，恐怕连大自然都无法掌控它幼小的身体。而这种情形在一年的其他时节是不会轻易看到的。于是我悄悄地尾随着，想要一睹这其他季节难以遇见的场景。

每年的一至六月，沙郡总能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在冬末春初的一月，我们追寻着臭鼬留下的足迹，搜寻着山雀的脚环。我们能知晓调皮的鹿儿偷吃了哪些松树嫩枝，霸道的麝鼠又怎样占据了貂儿们的家，仅这些，就足够让我们应

接不暇了。在这个既简单又恬静的一月里，我们不仅能够获悉动物们的一举一动，还可以探寻大自然神秘的规律。

我兴致勃勃地一路追寻着臭鼬，突然，一只湿漉漉的田鼠从我眼前跑了过去。我不禁有些纳闷：白天正是田鼠睡觉的好时候，难道是因为太阳将积雪融化，它跑出来向大自然宣泄怨气？是了，一旦积雪融化成水滋润大地，就失去了遮蔽的功能，雪下杂草中田鼠引以为豪的秘密通道便完全暴露了，这才使得它做出这引人发笑的举动。我想，那火红的太阳一定是在嘲笑这只傻乎乎的田鼠的容身之所呢！

实际上，田鼠在自然界中可算得上是一名理性的公民。它相当清楚地知道：当小草吐出嫩芽拔高个子，就可以将其组成许多草堆储存在地下；当大雪纷飞冰封大地，它们便在雪地里打通一个个暗道，将草堆挨个儿连接起来——这样，一个完善的生活供求和运输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因此，对田鼠而言，积雪不仅意味着衣食无忧，更意味着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不远的天幕下，一只毛脚鹫正来回盘旋，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突然，它静止在空中，像翠鸟一般俯视着身下的那块低洼地。紧接着，它便如一颗出膛的炮弹笔直地射入了沼泽中，很久也没有再飞起。我知道，它肯定是捕捉到了最爱的美味——那令人为其担忧性命的“田鼠工程师”，现在定是在大快朵颐了。唉，那可怜的小家伙，本应该在属于田鼠的夜晚来视察家园。

我认为，毛脚或许压根不清楚小草之所以生长的原因，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一知半解。但是它却能敏锐地感觉到，雪融会是捕捉田鼠的大好时机。冰雪融化，暖暖的阳光也为毛脚带来了好心情，它离开了遥远的北极地区去寻觅食物。一旦积雪汇成无数清澈见底的小溪，就意味着食物的到来。

随着臭鼬的足迹进入森林，我的眼前也出现了一片林间空地。顽皮的兔子将这里地面上的雪踩踏得十分结实，倘若你仔细看去，你就会发现雪面上还依稀残留着兔子粉红色的尿渍。橡树的枝条已经在这早春的时节抽出了嫩芽，然而橡树上残留的齿痕却显示着，正是兔子们在雪融后进发的快乐让这些幼小的生命受到了伤害。更有趣的是，那一簇簇的兔毛，暗示着这里曾经爆发了一场雄性之间的争斗：那些发情的公兔们，为了赢得母兔的青睐，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这种方

式将自己的勇敢与无畏表现出来。走进森林深处，一块血斑出现在我的眼前，在血斑的周围，我看到了猫头鹰的翅膀划过留下的弧形印痕。显而易见，随着积雪的消融，兔子们不但找到了自己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付出百倍的努力。猫头鹰用鲜血的代价向它们发出警告：纵然春天的美景让它们沉醉，它们也要居安思危。

臭鼬的足迹继续向前延伸，看上去，似乎任何的食物或邻居都无法吸引它，使它停住前进的脚步。我想知道，这个幼小的心灵究竟储存着怎样浪漫的想法，是什么原因让它离开温床？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进行这趟雪地之旅？最终，我走到了足迹的尽头，竟然发现这令人难以捉摸的家伙钻进一堆浮木之中后便了无踪迹了。这时，旁边的浮木里传来清亮的滴水声，滴答，滴答，我想，那浮木中的小家伙一定也听到了这大自然动人的天籁。我转过身，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天的探寻足以让我回味，很久时间不能忘记。

二月

好像木

如果你不曾拥有自己的一座农场，那么你就会相当轻松地产生两种错觉。一种错觉是你误认为自己每天在早餐桌上吃到的食物都是来自于食品店；别一种错觉就是你认为你在冬天里享受到的那些温暖的暖气竟然是暖气炉制造的。

为了避免自己产生第一种错觉，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亲手将一片菜园开辟出来，切记这片菜园要离食品店远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不致产生错觉。

为了避免自己产生第二种错觉，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壁炉的柴架上放上一块劈好的优质橡木，并且尽量不要让暖气炉出现在你的家里。这样一来，当二月来临，不管屋外风雪多大，你都会清晰地感受到小腿被橡木的温暖所包围。如果你的屋里已经堆满砍伐并劈好的橡木，此时此刻，你那聪明的大脑就会告诉你——究竟这严冬里的温暖是谁带给你的。而这些，对于一到周末就只会骑坐在取暖器上取暖的城里人来说是很难体会到的。

此刻，我身旁壁炉柴架上的这块橡木正烧得通红，它曾经生长在一个斜坡上，斜坡旁是一条蜿蜒曲折、沿沙丘而上的移民古道。在我砍倒那棵橡树时，我给它做了一个测量，结果发现它竟有 80 个年轮，树桩直径长达 30 英寸。根据这个，

我可以推出这棵橡树应该生于 1865 年，也就是说它的第一个年轮在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就产生了。但是，纵观橡树的整个生长过程，在它生长的头 10 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冬天，它的表皮都要面临被兔子剥掉的危险；而新的表皮一直要等到来年夏天才能够重新生长出来。诚然，是兔子们的疏忽亦或是其数量的衰减换来了每一棵橡树的存活。我坚信，有一天，某个毅力非凡的植物学家会把橡树生长的频率曲线绘制出来，到那时，每 10 年一次的隆起便会清晰可见，而这一个个隆起的部分恰恰表明了兔子数量减少的那个周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物种之内和物种之间永恒的斗争，动物群和植物群才能够共存共荣。）

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这棵橡树正在生长年轮时可能恰好碰到了兔子繁殖的衰退期。但是，早在十几年前，那粒长出这棵橡树的橡子可能已经在此落户。想象一下，那时应该还有奔向大西北的有篷马车从它旁边飞驰而过。或许，多亏道路两旁的植被状况被这些迁徙的车马破坏了，这粒橡子的第一片嫩叶才得以在阳光下伸展出来。事实上，在 1000 粒橡子中只有一粒能够免受兔子的残害，茁壮成长起来；而剩下的那些却在其生长之初就湮没在莽莽草原之中了。

庆幸的是，这粒橡子避免了绝大多数同伴的厄运，它坚强地活了下来，并把 80 多个年头 6 月阳光的能量在体内积聚下来。现在，当它被我用锯子和斧子带回家后，那储藏已久的能量瞬间释放了出来，历经 80 多载的风雪后，这棵橡树不仅给我的小屋带来了温暖，它同样温暖了我的心灵。一缕缕轻烟从我的烟囱中升起，它们在向众人诉说太阳的功绩。

这样看来，对于家里的暖气的来源，我的小狗并不怎么在乎，不过它对是不是有暖气、暖气供应得快与慢却是相当关心。实际上，它对我充满了信任之情，坚信我是可以制造出暖气的，而且认为我能制造出暖气之举是相当神奇的。于是每当那漆黑而寒冷的拂晓，我颤抖着起床后跪在炉边生火时，我的小狗就相当习惯地向我挤来，而且就选择在我和放灰烬的引火木柴之间的位置。结果是，我为了将那些柴火点着，不得不让自己拿着火柴的手从小狗的双腿间穿过，带着十二分的小心。你看，这个小家伙对暖气的那份期待和坚定的信念，不能不让你折服，那可真是一种愚公移山般的坚定。

让这棵橡树无法成材的原因回想起来那是一道闪电。7 月的一个夜晚，沉

睡的我们被一声霹雳的巨响惊醒。然后我们才意识到一定是适才闪电重击了附近的某一处。还好，因为家人都平安无事，所以我们便各自睡去。现实中，对于检测万物大家经常是以自己为标准，尤其是遇到闪电时，更是如此。

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了路边橡树的躯干上新落下的树皮，这是在我们漫步于沙丘上为昨晚的那场甘霖与金光菊与车轴草兴高采烈时不经意间瞥到的。橡树树干因为失去了树皮留下了一条疤痕，那条疤痕是螺旋状的，足有一尺宽，因为还未被太阳暴晒木质尚未变黄，还是白色的。一天以后，当我们再去看那棵橡树时，发现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蔫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我们过冬的三大捆柴薪已经由那晚的闪电准备好了。

对于这棵经历了万千磨难的老树生命的终结，我们不由得开始叹息，但同时也相信：还有成千上万的它的子嗣们仍坚毅地傲立在这片沙地上，担负起成为栋梁的重要任务。

尽管今后这棵老橡树已经无法沐浴阳光了，我们仍然让它在阳光的照耀下享受了一年。经过一年的充分风干，它成为了优良的柴薪。接下来，它坚固如堡垒的根部被我们用带来的刚刚锉好的锯子在一个凛冽的冬日里割锯起来。沉淀了岁月的芬芳的细碎木屑在锯子切入树干的那一刻飞扬开来，不消片刻，两个跪着的锯木者身前的雪地上已堆成了两个小木屑山。于我们而言，它们是百年岁月的横切面，而不仅仅是两堆木屑。就这样，十年又十年地，我们的锯子穿过那些古老的年轮，使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棵橡树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们入主农场的那些岁月，那些我们逐渐学会如何热爱足下这片土地的年华，随着锯子拉了12下后切入脑海里。眨眼间，记忆又被切回到私酒酿造者的前任农场主的那几年，因为憎恨这片农场，他盘剥了这片土地所有财富并烧毁了自己的房子。终究，他成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名没有土地的无名氏，之后他把这片所剩无几的土地加上拖欠的税款扔给郡县管理。然而，即便这样，这棵橡树还是顽强地生长着，在他管理这片农场期间为这个无情的主人带来大批的财富。并且，如同现在的一样，那些年的橡树木屑还是那样的芬芳、香甜和粉艳。令人欣慰的是，在橡树的心目中，所有人都无甚区别。

这位私酒酿造者在遭遇了1930年、1933年、1934年和1936年的尘暴和

干旱后，最终放弃了曾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那些年从他的蒸馏房里袅袅升起的橡木烟和沼泽地里闪闪发亮的泥炭燃烧的火光，我们至今仍旧无法忘怀，它们一定让空中的骄阳也变得黯然失色。尽管如今由政府主持的各种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已经在这里广泛开展起来，但锯木屑的习俗仍旧没有受到影响。

就在我们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锯木带头人的声音突然传入了我们的耳中：“休息一会儿吧！”于是我们终于得以停下来让自己歇口气。

没过多久，我们的锯子又回到了巴比特的20年代。那个时候充满了愚蠢和狂妄的氛围，任何事物都变得更加庞大，变得更加强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停止，因为那一年股市突然崩盘了。我们清楚，纵然股市崩盘的消息传到这棵橡树的耳中，它也不会为此令自己的材质发生怎样的改变。实际上，从1921年到1927年，一连串的法令被颁布，如1921年，一项新的森林法令被州议会通过；1924年，州议会做出了在上密西西比河低地设立一个大型保护区的决定；1927年，国家森林及森林伐木法制定。不过，纵然面对州议会在此期间发布的几项爱护树木的措施，它也处之泰然，表现得那么安静和淡然，不曾在心中涌起任何波澜。同样，1923年，首只棕鸟来到了本州；1925年，本州的最后一只貂死去了，这些也没让它做出任何反应。

1922年3月的一天，这棵橡树周边所有的榆树都被一场“大冰雹”摧毁了，只有这棵橡树安然无恙。是的，一吨左右的冰雪怎么能打败一棵真正的优质橡树呢？

“大家休息吧！”沉浸在遐思中的我们被带头锯木者的吆喝声拉了回来，于是我们大家停下来喘口气儿。

伴随着锯子拉动的声音，我们的思绪又飘到了1910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在这十年里，大家正大做着“排水造田”的梦。那段时间，人们为了在威斯康星州中部开辟出大量的农田来，用蒸汽挖土机吸干了那里的沼泽地，然而除了大量的灰烬，一无所获。沼泽地幸免于难，但这并不是因为工程师们手下留情，而是因为1913年到1916年，在这几年的4月份，汹涌的河水都会把这片沼泽地淹没。也许，这是河水为了保护自己而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反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棵橡树仍然无所畏惧地成长着。1915年，尽管最高法院将州立森林废

除了，州长菲立普仍然一意孤行地宣布“州立林业不是一项好的商业计划”，这些对这棵橡树坚持成长的意志也没有任何影响。（也许州长根本没有考虑过好的事物，包括好的商业意义究竟有多大，他也没有考虑过，当法律给“好”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时，火灾却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好”的含义。但是，作为一个州长，在这些事情上是不应该有任何怀疑的。）

但是，在林业衰退的10年里，动物保护却取得了可喜的发展。1916年，雉在瓦克夏郡成功地找到了落脚地；1915年，联邦法令明确禁止人们在春天狩猎；1913年，第一座州立猎场成立；1912年，随着“雄鹿法令”的出台，雌鹿也得到了必要的保护；1911年，各种保护区在全州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保护区”这个词好像披上了神圣的色彩。然而这一切跟橡树都没有关系。

“大家休息吧！”带头锯木者又喊了一遍，我们就又停下来休息。

我们的思绪又飞到了1910年，那一年，一本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书由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出版了，数百万棵美洲落叶松被一场叶蜂流行病打垮了，无数的松柏因一次严重的干旱而枯死了；霍利康沼泽里的水被一辆大挖泥船给掏干了。

我们的锯子又切到了1909年，那一年，五大湖第一次迎来了胡瓜鱼，而那年夏天因为空气潮湿，州议会随之减少了为预防森林火灾而支出的费用。

岁月回溯到1908年，就在那一年里，气候相当干燥，一场森林大火由此引发。在这场熊熊烈火中，威斯康星州的最后一只美洲狮从此消失于火海之中。

1907年，就在寻找自己的乐土的途中，一只四海为家的猞猁因为不慎迷路，最终让丹恩郡的农场成为它最后的归宿。

1906年，第一任州政府的林务官开始工作了：同一年，数个沙郡的一万七千亩林地被一场森林大火吞噬了。

1905年，一群北方飞来的苍鹰，吃尽了当地的所有松鸡（无可置疑，它们一定是曾经驻足与这棵橡树之上，把我的一些松鸡吃掉了。）让我们进入1902年至1919的时光。三年，我们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之前的1901年，全年降水量只有17英寸，这是我们经受的最严重的旱情。1900年，是个关于希望和祈祷的百年，对于橡树只是徒增一个年轮罢了。

这时候，一旁领头的锯木者下达了休息的命令，我们可以停下来歇会儿了。

下面，让我们手中的锯子切入 19 世纪 90 年代。那 10 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也是人们将关注点从乡村转向城市的时光。1899 年，子弹射中了最后一只路过北方两个郡外的巴卡克附近的旅鸽。1898 年，干燥的秋天过后，到来的是冰冻三尺的严冬，它的危害就是使无数的苹果树死去。1897 年，又是一个干旱的年份，一个林业委员会成立了。1896 年，仅史本那村就把两万五千只草原松鸡经水路运往市场。1895 年，又是一个森林火灾年。1894 年，是一个干旱无雨的年份。1893 年，是所谓的“蓝知更鸟风暴”年，这一年，三月的那场大风雪，几乎吞噬了所有迁徙而来的蓝知更鸟（在这之前，蓝知更鸟习惯于在这个橡树上歇脚，但是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1892 年，又发生了森林火灾。1891 年，是松鸡周期性稀少的年份——此时松鸡的数目降到了低谷。1890 年，“巴布科克牛奶测试器”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机器是如此奇妙，以至于半个世纪之后，海尔州长竟然夸口说美国的牛奶制造厂早就应当是威斯康星州了。现如今，就连州里的汽车牌照上，都展示着这个地区的特色，而这恐怕是连测试器的发明者巴布科克教师也无法预想到的吧。

也是在 1890 年，我的好橡树目睹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松树筏顺着威斯康星河成列而下，漂往下游，这是为了给草原之州的乳牛建造一个红色的谷仓王国。现在，那些松树屹立在牛群和风雪之间，就像是这橡树站在我和风雪之间一样。

“休息！”领头的锯木者又吆喝一声，我们就又休息了一会儿。

下面，让我们一起重温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的岁月。1889 年，这一年，气候异常干燥，植树节也是在这一年正式被宣告成为一个节日。1887 年，史上第一位渔猎法执法官在威斯康星州被任命。1886 年，州立农业大学举办了首次为农户的短期培训课程。1885 年，史上最长、最冷的冬天开始了。1883 年，麦迪逊大学的系主任 W.H. 亨利在他所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那年的花比往年晚开放了 30 天。1882 年，曼多塔湖比往年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全解冻，造成这些原因是 1881 到 1882 年历史性大雪和严寒。

同是在 1881 年，就一个问题，威斯康星州的农业协会进行了激烈地辩论。这个问题就是怎样解释近三十年以来，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黑色的橡树次生林。其实，我心爱的那颗橡树就是其中的一员。围绕着这个论题，大家各站一边：有

人说这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有人说是南迁的鸽子吐落的橡子造成的。

“休息！”领头的锯木者又一次发出了休息的口令，我们又停下来休息了一下。

如今，让我们回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那 10 年恰好是小麦在威斯康星州大量种植的时候。1879 年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当威斯康星州的农人看到蛱蝶、麦长春、锈病和贫瘠的土壤的时候，他们此时才明白，在种植小麦的这场竞赛中，自己压根就不是西部草原的对手。我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我脚下的这片农场是不是也是当年那场竞赛的参加者呢？而我心爱的橡树正北面的那块风沙地是不是就是当时过度栽植招致的恶果？

时间还是 1879 年，最终，鲤鱼得以回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河流里；偃麦草也于此时采用偷渡的方式来到了欧洲。1879 年 10 月 27 日，6 只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草原榛鸡，悠然自得地站在麦迪逊的德国卫理公会教堂的房顶上，陶醉地欣赏着这个正在不断长大的城市。11 月 8 日，一份报道声称，众多等待出售的鸭挤满了麦迪逊的市场，这些鸭的价格低得惊人，竟然只要一毛钱一只。

1878 年，一位来自梭克急滩的猎鹿人大胆做出推测：“在不久的将来，猎物本身的数量恐怕要被猎人的数量超过了。”

1877 年 9 月 10 日，一对持枪打猎的兄弟，在一天之内竟在马斯基戈湖畔捕获了 210 只蓝翅鸭。

1876 年，威斯康星州年降水量达到了 50 英寸，是有史以来最湿润的一年。草原榛鸡的数量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大雨的缘故这一年比往年大大减少了。

1875 年，在威斯康星州往东一个郡外的约克草原上，4 个猎人竟然猎杀了 153 只草原榛鸡。也正是在这一年，在距离我的这棵橡树以南 10 英里有一个魔鬼湖，美国渔业委员在那里放养了不少的大西洋鲑鱼。

1874 年，成千上万的橡树上被钉上了首批由工厂制造的带刺金属丝。我衷心地希望这类人工制造的玩意儿不在这棵橡树中。

1873 年，仅一家芝加哥公司就收购并在市场上销售了 25000 只草原榛鸡。而在那一年里，交易的芝加哥的草原榛鸡的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 60 万只，而榛鸡的交易价格竟达到 3.25 美元每打。

1872 年，在西南面两个郡外叫威斯康星州的地方，最后一只野生火鸡也被